

蝉鸣唤醒的时光

周苏蔚

天空与云彩相遇,只见风从云层穿越,炎炎夏日,树枝插入天空,随处可见漂浮的云朵。热浪翻滚,街边或者河边,蝉的鸣叫此起彼伏地在一棵槐树、一棵梧桐,或者是一棵柳树上争相发出唱响,仿佛人世间的鸟语花香都在蓄积着力量。

我的家乡习惯将蝉通俗地称之为:知了。其实“蝉”才是真正的学名,而“知了”只是它的别名。殊不知一只小小的蝉有多少别名:螗(古书称谓)、知了、蝉、海螵等。童年,我不知道蝉是从哪一天开始,有时是一场淋漓的雨,有时是一个迟暮的落日、有时是一个慵懒的清晨。记忆里每年的黄梅雨一结束,炙热的太阳烘烤大地,蝉便蠢蠢欲动。在学校上课,尤其是下午,听着老师讲课,同学们会不由自主地昏昏欲睡,而教室门前几棵高大的梧桐树上的蝉,时不时地会来一段叫唤,打消同学们的睡意。一旦到了暑假,特别是伏天,自然进入了蝉鸣的热闹期,耳边整日都灌满它的鸣响。据说会鸣的蝉都是雌蝉。雌蝉腹基部的发声器像蒙上一层鼓膜的大鼓,鼓膜受到震动发出声音。由于蝉的鸣肌每秒能伸缩一万次左右,加之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起到共鸣的作用,其鸣声特别响亮。雌蝉由于身体构造不完整,缺少鼓膜,所以不能发声,被称为哑巴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居住在金坛县城一个叫作“复元堂”的平房民居,屋后西头是一排梓树,东头是一片杨树林,可能是蝉最喜欢栖居的场所。每一个夏日暑假清晨,美妙的回笼觉总是被蝉的鸣吵醒。也难怪,那时暑日的夜晚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全靠一把蒲扇摇着摇着,实在是太累了才进入梦乡。凉爽的早上方才是最舒服的睡眠时刻,蝉鸣的鼓噪恍惚间却惊扰了我的美梦。刚开始感觉只是一只蝉鸣,似乎有些矜持,或者羞答答,又仿佛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什么,断断续续。不过没几日,从远处有了蝉的回响,虽然稚嫩,但是鸣声清脆;于是,我屋后的蝉好像发现了什么,接着鼓起勇气,热烈地迎合。不久,到处都漂浮起蝉鸣的声浪,不仅仅在树木间,不仅仅在房屋间,甚至在街道、马路的天空上都流淌着蝉鸣的音符,此起彼伏,自然汇聚成炎夏的绿色交响曲。不经意间点燃了生活的激情。世界上有两千多种蝉,我不知道家门口的蝉属于什么品种,然而不管如何,这样的场景伴随我度过漫长夏季的每一天。

当年街坊四邻一大批正在读小学、初中的小伙伴正处于最热闹、最调皮的年月,没有补习、没有家教、没有培训,整天放飞自我。我们县城的男孩子做完暑假作业,最喜欢去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漕河,一个是树林。不需要约定,不需要通知,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每天下午瞒着父母偷偷集中于漕河边北新桥的码头,光着膀子在河里嬉笑打闹,并且扒拉着一个个水泥桥墩游过去、游过来。我的游泳没有教练指导、没有老师辅导,全是自己在河里玩耍中渐渐学会的。

而爬树是孩子们的另外一大乐趣。有段时间我们喜欢去金坛县中学校的梧桐树上打梧桐果,回家后

放铁锅里翻炒熟了,晚上乘凉时剥着吃,很香。打梧桐果的人多了,果子越来越少,爬梧桐树也越来越高,有时甚至需要小心地爬上细细的树梢,那是特别危险的事,我的手臂因此经常被折断的树干擦伤。

突然有一天,不知道谁建议,去漕河边的梓树上捉蝉。捉蝉或者说捕知了,有许多种技术方法。比如用长竹竿竹梢的一头弯曲成圈,再套上蚊帐的纱或者蜘蛛网,以此捕蝉。但我用得最多的还是面筋。面筋怎么来?用几粒小麦放嘴里不停地嚼细嚼碎,等到嚼出劲道,用舌头慢慢地舔平整,放在竹梢圈上。悄悄地走到树下伸出竹竿,看清蝉的位置,从蝉的下方粘它的翅膀。密匝匝的梓树叶可以遮蔽天空,树上的蝉有的静而不动、有的振臂而鸣,得意洋洋,但总体似乎有点木讷,呆头呆脑,最好捕。听到蝉鸣,看准位置,举起杆子,屏声静气,慢慢伸过去,靠近,接着快速对准翅膀一碰,顿时,蝉就老老实实地被粘住。然后用细铅丝穿起,一个下午能够穿一长串,同时,也将我们无忧无虑的乐趣一并串起,赤着脚丫,摇头摆尾,得意洋洋回家,心胸便容纳了夏的恋歌与平仄韵律。

河边梓树上的蝉不知道什么原因,渐渐地开始稀少,于是有人提出,去县城北面食品公司马路边的杨树上捕蝉。那里的杨树特别高大、茂密,一棵接着一棵,蝉鸣也特别热闹。接连几天捕蝉战绩相当显著,大家很开心,也有点掉以轻心。忽然一日,我在捕蝉过程中没站稳,剧烈晃动了树干,一直盘踞在树枝间的几只洋毛辣子(别名:毒刺蛾、刺毛虫、炸辣子)突然从树枝滚落,沿着我光着上身的前胸后背翻滚,霎那间,我浑身奇痒难受,皮肤顿时红肿疼痛一大片。之后整整一个多星期没法穿衣服,没法平躺睡觉,还不能触碰,每天用肥皂、清凉油前后涂抹。

不过,伏天的傍晚或者雨后到树林摸蝉也是一件趣事。河堤边的榆树、槐树、柳树特别多,都是蝉喜欢蛰伏的地方。傍晚蜕皮后的蝉蛹开始出土,慢慢地沿着树干往上爬。等太阳彻底落下,天刚刚黑暗起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寻找,灯光一照一个准,捉一只放盐水瓶里,很快,瓶子就满了。当然,有时为了防止蝉蛹快速爬树,我们就用浆糊沿树干涂一圈,蝉蛹爬到这个高度就只能停下来。

夜晚暑气依旧,蝉鸣依旧,大人小孩悠闲地躺在家门口一排排的竹榻、竹椅上,每个人手中有节奏地晃动着蒲扇,偶尔听到一两声“啪啪”,那是扑打蚊子发出无可奈何的声响。我和纳凉的小伙伴们常常会在此时看着湛蓝的夜空,寻找北斗七星,观察昏酒的斗柄又转向哪个方位;或者认真地注视着月亮,思考那里面的嫦娥、玉兔、吴刚、桂花是否还能在“七夕”讲出有趣的故事。

而蝉鸣于此此刻蘸着流光的月色,高亢地奏响,冗长、急促,笼罩着静谧安宁的大地,混合着墙角蛐蛐、油葫芦以及其它虫吟,组成最美的天籁之音,激活波光粼粼的青葱回忆,唤醒了纯洁无虑的夏日时光,唤醒了童年、少年的无限乐趣。

得知高中班主任离世的消息,是一个未伏刚过的夜晚。

在书房久久枯坐,一首《怀念青春》无限循环,在刘刚撕心裂肺的歌声中,在句句扎心的词律里,大山深处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往事打开了我的情绪出口。

谁的学生时代不是写满青春故事?谁的青春故事里,不曾端坐过一位难以忘却的恩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是这样的开学季。我们背着斜挎书包,扛着花花绿绿的被子,顶着叮当作响的菜罐、饭碗、脸盆,从四面八方奔赴同一所高校。那时的出行基本靠双腿,少数几个有自行车的算是家境殷实的。最远

回首才懂师恩深

吴娟

的,还得绕几座山去坐绿皮火车,再摇几个站才抵达学校。读个高中像远征,留下深刻的奔波感。

谁也不曾料想,那年刚从师范毕业的恩师,正意气风发地站在我们人生关键的站台上,静候八方少年。

他的出场像白纸上的第一笔水彩,鲜明又深刻。

第一节班会课,他亮相在讲台上。顶一头自然卷的短发,戴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镜片下是一双比女生的双眸都要灵动的大眼睛。最要命的是睫毛又长又浓,肤色雪白。有不怕死的皮实男生小声起哄说:“哇,像个美女。”他听见了,从讲台上捡个粉笔头扔向那位求出位的愣小

子,也不恼。看得出他满肚子的欢乐一直憋到口腔,经男生一打岔,忍不住咧开了嘴。他在讲台重新站定,一丝一丝地折叠好笑容,清一清嗓门,然后一字一句地向台下一群稚气未脱的半大孩子郑重宣布:“我姓黄,名新春。我当官了,升了主任,你们的班主任!”

这便是黄老师最直白的开场。这开场把一教室的人都逗乐了,似新春季节里一夜间热热闹闹盛开的百花。

就这样我们有幸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他当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我们化学。

每次化学课,黄老师空着手潇洒洒洒地就来了,从不带教材。他就是书,书就是他,就这么任性。“同学们,来,我们今天学习第一节:摩尔。”他在黑板左侧写下的第一个板书:mol,然后转过身看向我们。一支雪白的粉笔夹在他的食指和中指间,他夹着右胳膊,抬起右手掌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圆。“摩尔,”他又念了一遍,“物质的量。”那一刻,阳光从窗外打在他身上,他略带络腮胡的脸庞,卷发以及那声抽象的“摩尔”,在我的脑海里刻成了永远的“摩尔”,他似乎就叫摩尔,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总之他就应该是一位像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神秘又神奇的化学家。

“摩尔”的课堂与众不同,会把一节课的内容徒手从头到尾全部拎成线条,将那些生涩、零星的化学元素与方程式拖到黑板上,再从左到右排列组合、试算平衡,板书成一幅幅画。加上他那不紧不慢如匀速流水的讲课声,时不时作画般诗意划动的手势,台下几十双眼睛就那样安静地,如久枯的海绵,似干涸的稻田,在花样年华里迎着潺潺水声,接受着清泉的灌溉与滋养。

学校晚自习经常会停电,同学们把课桌拼在一起,五六个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每一盏灯下都似圆桌会议,窗外吹进的风领着微弱灯光摇曳成芭蕾,黑色烟雾袅袅升起,再缓缓散去,学生的身影被成倍放大,倒映在墙上像个巨人。“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柳永笔下的写意似乎就是我们灯下学习的场景。

年轻的黄老师会背着手、踱着步在窗外望一望,有时也给我们送些蜡烛。记忆里,他从来不会给我们输送励志或是激励的训话,更没有严厉的苛责。相反他常会催大家早点回宿舍休息,让我们要学会“玩”。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阳光顶好的周日午后,黄老师来到教室,像赶鸭子一样地把我们赶出教室:“不要读了,带你们去玩。”他带上绳索、蜡烛和手电,说是带我们去山洞探险。

我去年穿过铁路,在九曲十八弯的田埂小道上向一个不知名的山村进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黄老师的引领,从书本

突然切换到大自然,更有前方“探险”的神秘召唤,我们会体会到泼天的生动与浪漫。远山如黛,民居散落,就连平地里熟视无睹的金黄稻田也变得格外灿烂。纵横的视野中,不再是沉闷、贫穷的农村,而是山有山形,水有水韵,擦而过的农夫,皱纹里的笑容也多出了黑黝黝的色彩。岩洞里看到的怪石奇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那天返校后的夜空,一片深邃的天幕像被白天的太阳飞溅出的火星烧穿出无数的小孔,漏出璀璨的星光。

我常常想,自己对大自然的迷恋和对文学的热爱,会不会是源于那一次的“开窍”?

同学们的感激也没有太多言语。某个劳动节的最后一天,有返校的同学听闻黄老师家有稻谷未收完,班长与几个男生二话不说,借来几辆凤凰牌自行车便风驰电掣地赶往黄老师所在的村庄,直奔稻田。还真是农家的孩子啊,行动胜过万语千言。黄老师惊讶地瞪着他那双大眼睛,什么也没说出口。他想不到会这样在课堂之外的一方水田里,与他的学生泥浆满身地相见。但他一定清楚,他的学生是沿着心的桥梁,才那么精准地奔赴他的稻田,自然得就像稻穗在秋天饱满一样。那一天,他们把打谷机踩成了风火轮,又在满屋稻草香中挤在一起热热闹闹享用晚餐。随后连夜返校,一路上高声唱着走调的歌曲,快乐得像在飞翔。

那时我们拥有的,何止是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我们的稻田、夜空、心灵,连同我们的青春都是那么简单纯粹。

后来的后来,我们长出了翅膀,飞出大山,飞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黄老师却一直坚守在大山深处。

后来的后来,步入信息化时代,我有了黄老师的微信。他难得发个朋友圈,会把自己的名字绕进去:“新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待大家纷纷祝福点赞后他又会在评论里追一句:“冒个泡,被大家发现了。”“主任”还是那个“主任”,言简意赅,透着幽默。然而看似轻松诙谐的微信里,却意外读到已近退休的黄老师发出这样沉重的叩问:不知为什么,现如今学生读书时间越来越多,灵气越来越少了。

在“鸡娃”成风的时代,山区也不能幸免,隔着屏幕能感受到近四十年教龄的黄老师三尺讲台之外的那份无奈与痛心。

再回想我们的高中时代,黄老师赶我们回宿舍休息,发动野外探险,甚至允许我们把书拆成一页一页。方知他一直潜心呵护的,是那一份难能可贵的“灵气”。他把我们的目光从教室引到大自然,去读无字之书,让多彩的世界在我们眼前徐徐拉开帷幕,让心灵的绿洲与万物一起尽情拔节生长。

长大方知年少纯,回首才懂师恩深。我去年的教师节还给黄老师发了祝福短信,今年的教师节对他的祝福又该发往何处?

落笔,夜已深,泪潸然。



苗家集市 (国画) 李平秋

忍向西风独自青

臧刘昕

在亲戚家看到她学生时代的照片,觉得她端庄清丽,温婉动人,心动之下托了各种关系,制造各种机会加以接近,可追了两年也没得到任何回音。直到一天,赵东荪丢了工作,困在北平。她想:“不会是他经常从青岛跑来找我才丢了工作吧。”出于同情和义气,她答应了对吧。

烽火遍地,世道艰难,如能有个小家遮风挡雨,有个知心人嘘寒问暖也是好的。哪知,天不遂人愿。结婚同年冬天,叶嘉莹随丈夫到台湾,很快发生了白色恐怖。丈夫被关三年,她只能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寄居在丈夫姐姐家,白天像保姆一样洗衣做饭,晚上抱着幼女蜷缩在走廊里过夜。后来来到私立女中教书,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带着幼小的孩子,处处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苦盼三年,终于迎来丈夫释放的日子。本以为从此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没想到丈夫出狱后,本就性格暴躁的他变得更加不近人情,整日赋闲在家,还处处挑剔。那时叶嘉莹已生下小女儿,加上老父亲,一家五口的担子全落在她一人肩上。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她每天奔波在几所学校上课,光活下去已花光她所有的心力,回家还要小心翼翼地承

受丈夫莫名其妙的怒火。

在外,叶嘉莹是受人尊敬的先生。一到家,就成了要日日面对丈夫无理取闹的无助女子。每天下午五点,丈夫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回家做饭,但凡晚点,就砸锅掀桌,闹得鸡犬不宁。过节时,她买了气球彩灯,将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丈夫却突然发起火来,将气球和彩灯扯得稀烂。为了不影射父亲和女儿,叶嘉莹“忍吏为家甘受辱”,硬是咽下泪水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曾以为有人可以共担风雨,谁知太多的风雨都是那人给的。叶嘉莹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出去郊游时,学生都说:“老师,我们不敢拉你的手臂,怕拉断了。”她在人前轻描淡写,内心早已泪如雨下。

“头巾何日随风舞,散发披裘一弄舟。”她也想脱离枷锁和苦难,但骨子里传统的她断然起不了离婚的念头。最绝望时,她想过自杀,但舍不得抛下老父亲和两个女儿。最后,她告诉自己:“我得把感情养死!”只有这样才能麻木地活下去。她把自己的精力转向诗词创作,把自己的心完全投入到诗词教学中。人活着,总有一份信念作支撑,否则苦难和黑暗早晚会将意志瓦解。对诗词的执

着与热爱,成了她立于世间不可撼动的信念。

上天没有赐予一个体贴的丈夫,却派来两个懂事优秀的女儿。对叶嘉莹来说,能慰藉一生的,除了诗词,就是女儿了。自己辛勤劳苦一辈子,终于熬到两个女儿长大成才,先后成家,也算是苦尽甘来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大女儿和女婿发生车祸双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一个百劫余生的母亲来说是致命的。她强忍着悲痛料理完丧事,将自己关进书房,谢绝一切亲友的慰问。“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工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她强忍锥心之痛,蘸着血泪,写下了十首《哭女诗》。女儿的去世让她明白,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的幸福,都不是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下定决心:“我要回国教书,我要把我的余热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我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少年丧母,国破家散,婚姻不幸,老年丧女,任何一个苦难落在身上都足以摧毁一个人,可她却扛下了所有。深深的苦难把她折磨得憔悴瘦弱,而她却让自己活成了一枝坚韧的翠竹,“任尔东西南北风”,也不失一身傲骨与豁达,这就是叶嘉莹。



24节气之秋分

(篆刻)
章哲诚